

## 歸園田居五首

少無適俗願原作韻，注一作願①，性本愛丘山〔一〕。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②〔三〕。羈鳥戀一作眷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〔三〕。開荒南野一作畝際，守拙歸園田〔四〕。方宅十餘畝，草屋一作舍八九間〔五〕。榆柳蔭後園一作簷③，桃李羅堂前。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〔六〕。狗吠深巷中，鷄鳴桑樹巔〔七〕。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閑〔八〕。久在樊籠裏，復一作安得返自然④〔九〕。

### 【校勘】

①願：原作「韻」，亦通。底本校曰「一作願」，曾集本同，今從之。需案：「韻」本指和諧之聲音，引申為情趣、風度、風雅、氣韻、神情，乃六朝習用語。如《抱朴子外篇·刺驕》：「若夫偉人巨器，量逸韻遠，高蹈獨往，蕭然自得。」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：「支道林常養數匹馬。或言：『道人畜馬不韻。』」支曰：「貧道重其神駿。」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：「衛洗馬初欲渡江」條下劉孝標注引《玠別傳》：「天韻標令。」《宋書·謝弘微傳》：「康樂誕通度，實有名家韻。」王羲之《遺謝萬書》：「以君邁往不屑之韻，而俯同羣辟，誠難為意也。」可見「韻」字乃褒義，或與有褒義之形容詞相聯。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「嵇中散既被誅」條下劉孝標注引《向秀別傳》：「又與譙國嵇康、東平呂安友善，並有拔俗之韻。」拔俗「可稱」韻，而在淵明之時，「適俗」不稱「韻」也。又，「韻」固可後天養成，要乃天然生成，故有「天韻」之

說。而「願」則偏於個人之希望，「適」亦是主觀所取態度。下句「性本愛丘山」之「性」，方爲天然之本性也。上下兩句分別從態度與本性兩方面落筆，錯落有致。《歸園田居》其三：「衣沾不足惜，但使願無違。」此「願」字與「少無適俗願」之「願」字相呼應。至於僧順所謂「子迷于俗韻，滯于重惑」（《析三破論》，見《弘明集》卷八），已在淵明之後。僧順，梁人也。歐陽修所謂「言無俗韻精而勁，筆有神鋒老更奇」（《答杜相公惠》），則更晚矣。

② 三十年：和陶本、紹興本、曾集本、湯注本、李注本均同。宋吳仁傑《陶靖節先生年譜》云當作「十三年」：「按太元癸卯，先生初仕爲州祭酒，至乙巳去彭澤而歸，才甲子一周，不應云『三十年』，當作『一去十三年』。」元劉履《選詩補注》卷五：「『三』當作『逾』，或在『十』字下。」此皆推測之詞，並無版本依據。何孟春注：「按靖節年譜，太元十八年，起爲州祭酒，時年二十九，正合《飲酒》詩『投耒去學仕，是時向立年』之句。以此推之，至彭澤歸，才十三年。此云三十年，誤矣。」陶注：「『三』當作『已』，不作『逾』。『三豕渡河』，『已』之誤『三』，舊矣。」此後注家多取「十三年」。王叔岷《箋證稿》取「三十年」，曰：「惟陶公自太元十八年起爲州祭酒，至彭澤令而歸，中更一紀，時爲義熙元年（非二年）。則當云『一去十二年』乃合。劉履謂『三當作逾』，然逾無緣誤爲三。陶澍謂『三當作已』，舉《呂氏春秋·察傳篇》『三豕渡河』爲證。然『三豕』乃『已亥』之誤，非三誤爲已也。竊以爲作『三十年』不誤。程傳引《與子儼等疏》『少而窮苦，東西游走』計之，是也。必執着陶公初爲州祭酒時計之，遂異說紛紜矣。且『一去三十年』與第四首『一世異朝市』句正相應，三十年爲一世，則此『三十年』無誤。既就音節言，亦以作『三十年』爲佳。」案：各宋元本均作「三十年」，後之所謂「十三年」、「逾十年」、「已十年」者，皆臆改致誤。其致誤之由乃因所主淵

明享年有誤，爲牽合享年六十三歲，遂不得不臆改正文。若依余所訂淵明享年七十六歲，自「弱冠」（二十歲）即「東西游走」，然尚時返「園田居」，約二十五歲左右離開「園田居」再未返回，至五十五歲辭彭澤令始「歸園田居」，此正所謂「一去三十年」也。

③ 園：一作「簷」，亦通，然作「園」較勝，後園與前堂對舉。「簷」本用以蔭也，復言「榆柳蔭後簷」，顯然不如「榆柳蔭後園」之自然。

④ 復：一作「安」，非是。此詩乃歸隱後所作，應作「復」。

### 【題解】

《歸園田居》，各本作六首，第六首「種苗在東皋」末尾有注曰：「或云此篇江淹《雜擬》，非淵明所作。」需案：此篇見《文選》卷三一，題《雜體詩》三十首，其中第二十二首爲《陶徵君田舍》，非淵明所作已成定論。宋韓駒（子蒼）曰：「《田園》六首，末篇乃序行役，與前五首不類。今俗本乃取江淹『種苗在東皋』爲末篇，東坡因其誤和之；陳述古本止有五首，予以爲皆非也，當如張相國本，題爲《雜詩》六首。」但韓所謂末篇序行役者，不知何指，張相國本亦不得見。錄以待考。

「園田居」乃淵明之一處居舍（另有「下潁田舍」等），其少時所居，地近南山，即廬山。約二十五歲前後離開此處，至五十五歲方重歸「園田居」，大約三十年也。

### 【編年】

晉安帝義熙二年丙午（四〇六），淵明五十五歲作。上年冬十一月，淵明辭彭澤令，歸隱田園。此詩寫春景，當是歸隱次年所作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少無適俗願，性本愛丘山：意謂幼小時即無適應世俗之意願，性情本愛此丘山也。世俗之人皆求入仕，而我則異於是也。

〔二〕誤落塵網中，一去三十年：意謂誤落於世間俗事俗欲之中，離開園田居已三十年矣。塵網：塵世之俗事俗欲如網之縛人。東方朔《與友人書》：「不可使塵網名韁拘鎖，怡然長笑，脫去十洲三島。」《晉書·范甯傳》：「平叔神懷超絕，輔嗣妙思通微，振千載之頽綱，落周孔之塵網。」《文選》江淹《雜體詩》三十首之第十九《擬許徵君》：「五難既灑落，超迹絕塵網。」呂延濟注：「塵網，喻世事。」可見，凡塵世間之俗事俗欲，有違本性者，皆可視為網，不必固定釋為仕途也。此所謂「塵網」與「五難」相呼應，「五難」指名利、喜怒、聲色、滋味、神慮消散，皆養生之難也，見向秀《難嵇康養生論》。淵明又曾用「塵事」、「塵羈」。如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》：「閑居三十載，遂與塵世冥。」《飲酒》其八：「吾生夢幻間，何事繼塵羈。」可互相參照。凡俗事俗欲皆與市塵有關，隱居丘山可以擺脫羈縻，故「誤落塵網中」又有離開丘山步入市塵之意。「塵網」與「丘山」對舉，正是此意。尤可注意者乃此二句之讀法：「三十年」，乃從「誤落塵網」算起，上

下兩句連讀。各家亦均不釋「年」爲歲，不繫此詩三十歲作。然則「結髮念善事，僊俛六九年」「總髮抱孤念，奄出四十年」等詩句亦應照此讀法。至於古直繫此詩於三十一歲之說，詳見本詩考辨。

〔三〕羈鳥戀舊林，池魚思故淵。既有思戀故園之意，又有嚮往自由之意。何注：「《古詩》：『胡馬依北風，越鳥巢南枝。』張景陽《雜詩》：『流波戀舊浦，行雲思故山。』陸士衡《贈從兄車騎》：『孤獸思故藪，羈鳥悲舊林。』皆言不忘本也。文子曰：『鳥飛之鄉，依其所生也。』王正長詩《雜詩》：『人情懷舊鄉，客鳥思舊林。』皆此意。」古《箋》：「《文選》潘安仁《秋興賦序》：『譬猶池魚籠鳥，有江湖山藪之思。』」需案：淵明每以鳥、魚對舉，如《感士不遇賦》：「密網裁而魚駭，宏羅制而鳥驚。」《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》：「望雲慚高鳥，臨水愧游魚。」

〔四〕守拙：此「拙」乃相對於世俗之「機巧」而言，「守拙」意謂保持自身純樸之本性（自世俗看來爲愚拙），而不同流合污。淵明常以「拙」自居，如《與子儼等疏》：「性剛才拙，與物多忤。」《感士不遇賦》：「誠謬會以取拙，且欣然而歸止。」《雜詩》其八：「人事盡獲宜，拙生失其方。」《詠貧士》其六：「人事固以拙，聊得長相從。」

〔五〕方宅十餘畝，草屋八九間。上句言宅屋周圍之園，下句言宅屋。方：方圓，周圍。

〔六〕曖曖遠人村，依依墟里煙。上句遠景，遠村模糊；下句近景，近煙依稀。《離騷》：「時曖曖其將

罷兮。」王逸注：「曖曖，昏昧貌。」墟里：村落。依依：依稀隱約，若有若無。

〔七〕狗吠深巷中，雞鳴桑樹顛。漢樂府《雞鳴》：「雞鳴高樹顛，狗吠深巷中。」

〔八〕戶庭無塵雜，虛室有餘閑。上句既言門庭潔淨，亦指家中無塵俗雜事；下句意謂心中寬闊而無憂慮。虛室：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瞻彼闕者，虛室生白，吉祥止止。」陸德明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云：「室，比喻心，心能空虛，則純白獨生也。」淵明《自祭文》：「勤靡餘勞，心有常閑。」《戊申歲六月中遇火》：「形迹憑化往，靈府長獨閑。」可以參照。

〔九〕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。意謂復得脫離樊籠，而回歸自己本來之天性，亦復得以自由也。樊籠：關鳥獸之籠子，比喻世俗社會、市廛生活。自然：自然而然，非人爲之自在狀態。《老子》：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」（二十五章）「道之尊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」（五十一章）「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。」（六十四章）淵明所謂「自然」乃是來自老莊之哲學範疇。此處與「樊籠」對舉，又有「自由」之意。在樊籠裏，須適應虛偽機巧，既不自然亦不自由；脫離樊籠，歸田隱居，則既得自然復得自由矣。

### 【考辨】

古《箋》引《莊子·知北遊》：「解其天弢，墮其天裘。」云：「王先謙集解曰：『喻形骸束縛，死則解散。』直案：陶公所謂塵網即天弢、天裘之意。落塵網猶本集《雜詩》所謂落地，指人生也。《莊子》曰：



『人之生也，與憂俱生。』是人一生則已，才生即落憂患之網矣。范縝曰：『人之生譬如一樹花，（同發一枝，俱開一蒂，）隨風而墮。自有拂簾櫳墜於茵席之上，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。』夫落於溷糞之側，非誤落而何？」古《譜》繫此詩於三十一歲下，曰：「『誤落塵網』猶『誤生塵世』耳。」需案：古說於上下文皆不連貫，上文已言「少」時如何，此再言出生，下文復言「舊林」、「故淵」，殊覺顛倒，且難以解釋「一去」二字。《莊子》所謂「弢」、「表」涵義與「網」固然相近，但「天」與「塵」意思恰相反也，用《莊子》所謂「天弢」、「天表」解釋此詩恐未當。人之生也，自然而然；人之死也，自然而然，本無所謂「誤」與「不誤」，隨「大化」而已。至於是否「落塵網」則是自己之選擇，才有「誤」與「不誤」之別。逯注：「三十年，乃十年之誇詞。十而稱三十，古有其例。如《史記·匈奴傳》：『秦滅六國，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，北擊胡。』《蒙恬傳》則稱：『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，北伐夷狄。』可以作證。出仕十餘年，而誇言三十，極言其久。」此說恐難成立，出兵誇張數字乃習見之事，出仕時間恐無須誇張也。

「返自然」或釋為返回大自然、自然界，非是。淵明所謂「自然」並非指與人類社會相對之自然界，而是一種自在之狀態，非人為者、本來如此者、自然而然者。「返自然」是淵明哲學思考之核心。

《藝文類聚》卷六四晉湛方生《後齋詩》：「解纓復褐，辭朝歸藪。門不容軒，宅不盈畝。茂草籠庭，滋蘭拂牖。撫我子姪，携我親友。茹彼園蔬，飲此春酒。開牖攸瞻，坐對川阜。心焉孰託，託心非有。素構易抱，玄根難朽。即之匪遠，可以長久。」內容與此詩相近，可以對照。

### 【析義】

此詩娓娓道來，率真之情貫穿全篇，其渾厚樸茂，少有及者。自「方宅十餘畝」以下八句，畫出一幅田園景色，仿佛帶領讀者參觀，一一指點，一一說明，言談指顧之間自有一種乍釋重負之愉悅。結尾二句畫龍點睛，飽含多少人生經驗！

野外罕人事<sup>（一）</sup>，窮巷寡<sup>一作解</sup>輪鞅<sup>①（二）</sup>。白日掩荆扉<sup>②</sup>，虛室<sup>一作對酒</sup>絕塵想<sup>③（三）</sup>。時復墟曲中<sup>一作墟里人（四）</sup>，披草<sup>一作衣</sup>共來往<sup>④</sup>。相見無雜言<sup>⑤</sup>，但道桑麻長。桑麻日已長，我土<sup>一作志</sup>日已廣<sup>⑥</sup>。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。

### 【校勘】

- ① 寡：一作「解」，非是。紹興本注：「一作鮮。」鮮與「寡」同義。
- ② 荆：和陶本作「柴」，亦通。
- ③ 虛室：一作對酒，亦通。校文原在篇末，今移至此。
- ④ 草：一作「衣」，亦佳。淵明《移居》其二：「相思則披衣，言笑無厭時。」披衣二字可見鄉村生活情趣。
- ⑤ 雜：和陶本作「別」，於義稍遜。



⑥ 土：一作「志」，亦通，然承上「開荒南野際」，作「我土日已廣」爲佳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罕：少。人事：指世俗間之應酬交往。《後漢書·黃琬傳》：「時權富子弟，多以人事得舉。」淵明《詠貧士》其六：「人事固已拙。」古《箋》引李審言曰：「《後漢書·賈逵傳》：『（賈逵母病，）此子無人事於外。』章懷注：『無人事，謂不廣交通也。』」

〔二〕窮巷寡輪鞅：意謂居於僻巷而少有顯貴之人前來。古《箋》引《漢書·陳平傳》：「家乃負郭窮巷，（以弊席爲門，）然門外多（有）長者車轍。」窮巷：僻巷。淵明《讀山海經》其一：「窮巷隔深轍，頗迴故人車。」鞅：以馬駕車時安在馬頸上之皮套。輪鞅：代指車。

〔三〕虛室絕塵想：意謂心中斷絕世俗之念。《莊子·人間世》：「瞻彼闕者，虛室生白。」司馬彪注：「室比喻心，心能空虛，則純白獨生也。」

〔四〕墟曲：村落。「曲」有隱蔽之意。

【析義】

主旨在斷絕塵雜，一心務農。「常恐霜霰至，零落同草莽」，非躬耕不能有此心情。劉履《選詩補注》曰：「蓋是時朝廷將有傾危之禍，故有是喻。然則靖節雖處田野而不忘憂國，於此可見矣。」此說未免穿鑿附會。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曰：「只就桑麻言，恐其零落，方見真意實在田園，非喻己也。」方東樹得淵

明原意。「相見無雜言」，乃以農耕外之言爲雜言，頗見情趣。

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〔一〕。晨興一作侵晨理荒穢〔二〕，帶一作戴月荷鋤歸①〔三〕。道狹草木長，夕露沾我衣〔四〕。衣沾一作我衣②不足惜，但使願無一作莫違。

### 【校勘】

①帶：一作「戴」。「戴月」固佳，「帶月」更別致。

②衣沾：一作「我衣」，亦佳。

### 【箋注】

〔一〕種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：李注引《漢書·王憚傳》：「田彼南山，蕪穢不治。種一頃豆，落而爲箕。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。」

〔二〕晨興：晨起。《韓詩外傳》：「夙寐晨興。」理：治理。淵明《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》：「開春理常業，歲功聊可觀。」穢：田中雜草。

〔三〕帶月荷鋤歸：意謂荷鋤晚歸，將月帶歸矣。

〔四〕夕露沾我衣：古《箋》引王仲宣《從軍詩》（其三）：「草露沾我衣。」

【析義】

此詩《藝文類聚》卷六五引作《雜詩》。蘇軾曰：「覽淵明此詩，相與太息。噫嘻！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媿者多矣。」（《東坡題跋》卷二）《書淵明詩》。譚元春曰：「高堂深居人動欲擬陶，陶此境此語，非老於田畝不知。」（鍾伯敬、譚元春評選《古詩歸》卷九）需案：此詩妙處全自生活中來，從心底處來，既無矯情，亦不矯飾。淵明似乎無意作詩，亦不須安排，從胸中自然流出即是好詩。「帶月荷鋤歸」一句尤妙，區區五字即可見淵明心境之寧靜、平和、充實。李白《下終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》：「暮從碧山下，山月隨人歸。」意趣相似，而天趣盎然，唯厚樸蘊藉猶有不及。

久去山澤游（一），浪莽林野娛（二）。試携子侄輩，披榛步荒墟（三）。徘徊丘壠（一作隴，又作壘）間，依依昔人居（四）。井竈有遺處（一作所<sup>①</sup>），桑竹（一作麻）殘朽株（一作樹木殘根株<sup>②</sup>）（五）。借問採薪者，此人皆焉如（六）？薪者向我言，死沒無復餘。一世異朝市，此語（一作言）真不虛（七）。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（一作虛無<sup>（八）</sup>）。

【校勘】

① 處：一作「所」，於義爲遜。

② 桑竹殘朽株：一作「樹木殘根株」，於義爲遜。」

### 【箋注】

〔一〕久去山澤游：意謂久已廢棄山澤之游矣。去：放棄。《論語·子路》：「善人爲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何晏《集解》引王肅注：「去殺，不用刑殺也。」山澤游：《南史·謝靈運傳》：「靈運既東，與族弟惠連、東海何長瑜、潁川荀雍、泰山羊璿之，以文章賞會，共爲山澤之游，時人謂之四友。」《梁書·任昉傳》：「友人彭城到溉、溉弟洽，從昉共爲山澤游。」

〔二〕浪莽林野娛：丁《箋注》：「『浪莽』即『浪孟』也。潘岳賦（《笙賦》）：『岡浪孟以惆悵。』案：『浪孟』即『孟浪』也。《莊子·齊物論》：『孟浪之言。』徐邈讀『莽浪』，蓋放曠之意。」王叔岷《箋證稿》：「莽猶荒也，王弼本《老子》二十章：『荒兮其未央哉！』敦煌唐景龍鈔本荒作莽，即莽、荒通用之證。『浪荒』猶荒廢也。張華《鷦鷯賦》曰：『戀鍾、岱之林野。』首二句謂久已廢去山澤之游，曠廢林野之娛也。」需案：王說甚是。

〔三〕試携子侄輩，披榛步荒墟：意謂姑且携帶子侄輩同遊於荒墟。試：姑且。披：分開。榛：草木叢生。《文選》陸機《漢高祖功臣頌》：「脫迹違難，披榛來泊。」葛洪《抱朴子外篇·自叙》：「披榛出門，排草入室。」荒墟：廢墟。

〔四〕徘徊丘壠間，依依昔人居：意謂今日之墓地即昔人之居處也。丘壠：墓地。《禮記·月令》：

「審棺槨之薄厚，塋丘壟之大小、高卑、厚薄之度。」淵明《雜詩》其四：「百年歸丘壟。」依依：依稀可辨貌。

〔五〕井竈有遺處，桑竹殘朽株：意謂昔人居處之井竈尚有遺迹，而桑竹只留殘株矣。《墨子·旗幟》：「井竈有處。」殘：殘留。

〔六〕焉如：何往。

〔七〕一世異朝市，此語真不虛：意謂「一世異朝市」之語真不假也。王充《論衡·宣漢》：「孔子所謂一世，三十年也。」古《箋》：「《古出夏門行》：『市朝人易，千載墓平。』」丁《箋注》：「三十年爲一世。古者爵人於朝，刑人於世。言爲公衆之地，人所指目也。『一世異朝市』蓋古語，言三十年間，公衆指目之朝市，已遷改也。」

〔八〕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：意謂人生如同一場幻化，本來即空無實性，最後當復歸於空無也。幻化：《抱朴子內篇·對俗》：「若道術不可學得，則變易形貌，吞刀吐火，坐在立亡，興雲起霧，召致蟲蛇，合聚魚鼈，三十六石立化爲水，消玉爲粉，潰金爲漿，入淵不沾，蹴刃不傷，幻化之事，九百有餘，按而行之，無不皆效，……」《列子·周穆王》：「周穆王時，西極之國有化人來，入水火，貫金石；……有生之氣，有形之狀，盡幻也。造化之所始，陰陽之所變者，謂之生，謂之死。窮數達變，因形移易者，謂之化，謂之幻。造物者其巧妙，其功深，固難窮難終。因形者其巧顯，

其功淺，故隨起隨滅。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，始可與學幻矣。」空無：裴頠《崇有論》：「深列有形之故，盛稱空無之美。形器之故有徵，空無之義難檢。」逯注：「郝超《奉法要》：『一切有歸於無，謂之空。』支遁《詠懷》詩：『廓矣千載事，消液歸空無。』」

### 【析義】

「徘徊丘壠間，依依昔人居」，乃淵明所見。「人生似幻化，終當歸空無」，乃淵明所感。三十年後舊地重游，感慨良深。可見經過戰亂、疾疫、災荒之後，尋陽一帶農村之凋敝。人世之變遷，人生之無常，益發堅定淵明隱居之決心。

悵悵獨策還①〔一〕，崎嶇歷榛曲〔二〕。山澗一作澗水清且淺，遇一作可以濯吾足②〔三〕。漉一作撥，又作掇，又作擠我新熟酒③〔四〕，隻鷄招近局一作屬④〔五〕。日入室中闇〔六〕，荆薪代一作繼明燭⑤。歡來苦夕短〔七〕，已復至天旭。

### 【校勘】

①悵：和陶本作「恨」。

②遇：一作「可」，亦通。



③漉：一作「撥」，又作「掇」、「擠」，均非是。《宋書·陶潛傳》：「郡將候潛，值其酒熟，取頭上葛巾漉酒，畢，還復著之。」

④局：一作「屬」，形近而訛。

⑤代：一作「繼」，較遜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策：策杖，扶杖。

〔二〕榛曲：草木叢生而又曲折隱僻之道路。

〔三〕山澗清且淺，遇以濯我足：《古詩十九首》其十：「河漢清且淺。」《孟子·離婁上》：「滄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；滄浪之水濁兮，可以濯我足。」

〔四〕漉(lù)：過濾。

〔五〕近局：指近鄰。「局」亦近也。曹丕《與朝歌令吳質書》：「塗路難局官守有限。」《後漢書·王充王符仲長統列傳》：「不限局以疑遠，不拘玄以妨素。」王先謙集解：「局，近也。」

〔六〕闇：暗。

〔七〕來：語助詞。

【析義】

此首承上首，寫步荒墟之後，歸家途中及歸家後之情事。「漉我新熟酒」以下四句，農村生活之簡樸、鄰人間關係之親切，以及鄉間風俗之淳厚，歷歷在目，耐人尋味。

## 遊斜川一首并序

辛丑一作酉正月五日①，天氣澄和一作穆②，風物閑美③。與二三鄰曲④⑤，同遊斜川。臨長流，望曾一作層，下同城⑥，魴鯉躍鱗於將夕一作魴鯉躍鱗，日將於夕⑦⑧，水鷗乘和以翻飛⑨。彼南阜者，名實舊矣，不復乃爲嗟歎⑩。若夫層城，傍無依接，獨秀中皋⑪，遙想靈山，有愛嘉名⑫⑬。欣對不足，共爾原作率爾，注：宋本作共，一作共爾賦詩⑭⑮。悲日月之遂往，悼吾年之不留⑯。各疏年紀鄉里⑰，以記其時日。

開歲倏五十一一作日⑱，吾生行歸休⑲。念之動中懷⑳，及辰一作晨爲茲游㉑。氣和天惟一作唯，一作候澄㉒，班坐依遠流㉓。弱湍馳文魴㉔，閑谷矯鳴鷗㉕。迴澤散游目㉖，緬然睇曾丘㉗。雖微九重秀，顧瞻無匹儔㉘。提壺接賓侶，引滿更獻酬㉙。未知從今去，當復一作得如此不㉚。中觴縱遙情㉛②④，忘彼千載憂㉜。且極今朝樂㉝，明日非所求。